

CONG
XIUXIEJIANG
DAO
“TIECAIFENG”

父亲与儿子的故事未完待续 要用一生去谱写
岁月的流逝带不走父亲 只会沉淀下永恒的爱

安
谅

著

从修鞋匠到
「铁裁缝」

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从修鞋匠到
『铁裁缝』



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

安 谅
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修鞋匠到“铁裁缝”：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 / 安谅著. --
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20.2
ISBN 978-7-5500-3704-5

I. ①从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13375号

从修鞋匠到“铁裁缝”：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

安 谅 著

出 版 人 章华荣
责任编辑 郝玮刚 蔡央扬 程慧敏
装帧设计 黄敏俊
制 作 周璐敏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32 印张 5
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 92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3704-5
定 价 33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20-1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





目 录

父亲往事

父亲是“沪一代” / 002

父亲的工匠精神 / 006

父亲的君子兰 / 011

父亲的狮子头 / 014

朝开暮落的木槿花 / 017

父亲的居所 / 023

鲜美的鸡汤 / 029

人生首单“心事重重” / 031

父亲的老照片 / 036

一个硬汉的眼泪 / 042

父亲的“格言” / 046

- 父亲的兄弟情谊 / 052
- 老劳模的艺术细胞 / 056
- 浴事 / 061
- 父亲与阳台 / 066
- 父亲的礼物 / 069
- 好脾性的上海男人 / 073
- 父亲的“拿手美食” / 078
- 爱管闲事的老劳模 / 082
- 永远的愧疚 / 088
- 父爱如山似水 / 092
- 冬至情怀 / 096
- 过年的味道 / 100
- 又到高考时 / 103
- 父亲，天堂冷吗？ / 106
- 我就是您的礼物 / 111
- 好好生活，就是感恩 / 116

附 1

思念片羽

- 父亲的君子兰 / 120
- 冬至 / 121

父亲的奖章 / 123

父爱 / 125

盆景（散文诗） / 126

父亲 / 127

清明 / 130

梦见父亲 / 132

梦父亲 / 133

有的爱 / 134

父亲邀我喝酒 / 135

附 2

父亲是原型

炒螺蛳 / 138

梔子花香 / 142

附 3：父亲年表 / 145

附 4：作者对父亲的致悼词 / 146

跋 / 151

父亲往事



多年前，我
曾用新疆人
的说法写了一
篇题为《真情
“沪二代”

多年前，我
用新疆的说法，
写了一篇题为
真情“沪二代”
故事，发
新民晚报
毫不夸张
，之前从无
比表述，之后
不同场所渐
了所耳闻
与父
中
是我感
尽，学无止
真正的“父
心”。

父亲生
他是年
小火车
逃难的
扬州乡

父亲是“沪一代”

好多年前，我借用新疆的说法，写了一篇题为《真情“沪二代”》的故事，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上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对“沪一代”“沪二代”，之前从无如此表述，之后，在不同场所渐渐有所耳闻了。我的父亲就是我心目中的“沪一代”，也是我感恩不尽、学无止境的真正的“父一代”。听父亲生前说过，他是年幼时趴着小火车顶，带有逃难的性质，从扬州乡下，来到大上海的。我在父亲故世之后，曾多次扫墓祭祖。但每次都来去匆匆，父亲一辈的老人也大都作古，我只是只言片语地获得一些有关家族和父亲的往事。我也曾无数次地想象，父亲当年从这个江都仙女镇闵伙村出发，到扬州火车站几十里地，是怎么走过去的。悄悄进入火车站，偷偷爬上这奔向上海的小火车（感觉应该还是小货车），在顶上差不多快一整天了，这又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
那年他14岁。我14岁时，无忧无虑地念初中了。早晨，父母让我洗漱好，穿戴整齐，喝了泡饭，带上一副大饼油条，去不远的学校窗明几净的课堂上课了。我从未见过一面的爷爷那时病故了。父亲和比他大不了几岁的伯伯，不愿在

家饿肚子了，他们辞别了我奶奶，要去闯荡一番。

在火车顶上，他们紧紧攥着车顶上的铁条，几乎不敢动弹。小火车速度显然不算太快，但顶上狭小、滑溜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滚落下来。过隧道时，就得全身紧贴车顶，丝毫不敢抬头。车进站时，还得做如此姿态，不然，被发现了，就半途而废了。

我去老家那年，沪宁高速和到江都的高速公路已贯通，小车坐了不到3小时，身子仍觉疲乏。这小火车顶上的滋味，我怕是难以体会的。



也不知道是什么季节，有无风雨。即便是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这趟车顶上的旅行，也不啻是一场人生的冒险。这“沪一代”“父一代”的艰辛困苦，应该由此可见一斑的。

父亲进城了。此时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。那时正是国民党执政的年代，时局混乱，世事茫然，未来令人忧心忡忡。父亲站在这泥沙俱下的黄浦江边上，前景犹如江面上腾起的云雾，也是一片迷蒙的。而少年的丧父之痛，是深重的，如同天塌地陷，彻头彻尾的。我也无法揣摩父亲那时的心境。简单用一个悲凉的字眼，也不可能准确地概括他的情感。因为，父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艰苦创业，辛劳持家，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了那个年代的光荣业绩，把男子汉的精神，写在了这座城市。毋庸置疑，一股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豪气，一定也曾回荡在他的胸中。

“沪一代”是真正不容易的一代。我周遭许多人，有的是老祖宗就是老上海了，有的也可以称为“老土地”了，哪个年代的先辈来的，都无从查询了。我也见过许多像我这样的“沪二代”，父辈们不听命、不屈服于天地的束缚和生活的穷困，他们走出来了，无所依靠，开天辟地。向往美好的生活，从来都是大写的人的追求。

十多年前，我曾写过一首诗，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的《朝花》副刊上，里面有一段：“趴在小火车顶上 / 随着年幼的哥哥告别农村 / 父亲完成了向大城市的移民 /

从此福荫子孙”。时任《朝花》主编的甯民兄告诉我，好多人读了颇为感动，有的人还向他打听，作者是何许人也，想结识为友，深入交谈。我想，那是因为我们对“沪一代”和“父一代”的恩泽，都是感同身受的吧。

父亲的工匠心

父亲在上海，最早跟人做学徒、学修鞋。他勤快、用心，很快学会了手艺，开始自己设摊接活。修鞋摊设在老南市的四牌楼，人来人往，市口不赖。父亲手艺愈来愈精到，待人又诚恳，说好何时修好，就何时修好，有时当场给人家救个急，“手到病除”，顾客笑颜顿开。他要价低廉，又颇重信用，名声也就传开了，“小皮匠”的雅号也传扬开了。以至于有的老顾客多年后还在牵挂父亲，说当年脱了鞋底，其他修鞋铺不光顾，就是满大街找小皮匠，说他技术好，人也实诚，后来听说他已不干这行了，还为此感到惋惜。

父亲摆摊的对街，有一家店铺，老板夫妇观察了父亲好多年，对这位小伙子颇有好感，最后还给他专门介绍了对象。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荫及子孙的姻缘。此处暂且不表。

父亲不再以修鞋谋生，是因为被招进了上海港。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百业待兴。他干的是扛袋子的活，几百斤的袋子，干多少拿多少，一天干下来，浑身酸痛不说，什么事都不想干了。父亲是拼命三郎，干



得很辛苦，但听我母亲说，他从不叫苦，而且有机会，他还跟在别人后边学技术，还读了几年夜小学，文化水平虽低，装卸各种机械，几年下来，他都玩得很转了。技不压身，要做就要把它做好。这是他告诫过我的一句话。还有一句话，也是常对我们姐弟说的，就是，不要想空头心思。其意是要我们做人、做事实实在在的，不要去想些不着边际的事。这些话，是我小时候的座右铭，我想，也一定是父亲此生的警策语，他一生都在心无旁骛地实践着。